

## 湘西南诗会

## 第一次坐飞机

(外一首)

张华博

离开地面的刹那  
小小心脏,被“神”,提了起来  
脱离胸口,悬在半空中  
足足两分钟才复位

一千米,二千米,三千米……  
一片又一片平时高高在上的云彩  
连连规避,让道  
深爱的人间  
那么小,几乎看不见

牛轭塘村的  
一个曾经连饭都吃不饱  
从没出过远门的平民百姓  
此刻,也飞上了天

## 春桃

桃花离开的时候  
把一群孩子  
托付给了枝丫

九妹、莲花、三坨、细娥  
去深圳、上海、浙江时  
把骨肉  
托付给了父亲、母亲、爷爷、奶奶

春桃在风雨中自然熟  
孩子在祖辈的溺爱中学会喊爸妈  
熟了的桃子仍然落在桃树下  
来年,会长出更多的桃树  
长大的孩子们  
大部分被接往大城市  
自此,很少回家  
(张华博,邵阳县人,湖南省诗歌协会会员)

## 春天来了

梁厚连

寒冬,消失于大地的瞬间  
总会有人听见  
春天走来的声音  
或是看到  
春天  
在风中,在雨中  
悄悄藏入诗行  
如若不然  
一树盛开的梅花  
怎会纷飞飘落  
一株长出花苞的兰花  
怎能唤醒蝴蝶、飞鸟  
还让踏春而来的生灵  
望着河水灵动的舞姿  
久久沉醉  
(梁厚连,任职于绥宁县人民武装部)

## 古韵轩

## 松坡公园

(外三首)

简方杰

古木苍苍曲径深,纷飞紫燕作歌吟。  
黄莺叶底争春暖,彩蝶花间舞绿荫。  
铜像广场传青史,陵园烈士见赤忱。  
蔡公义举全华夏,佑我神州直到今。

## 城南公园

百载名园说夏秋,红花绿树笑凝眸。  
枝头黄鸟鸣声翠,路畔翁姑舞影稠。  
静坐林中净私欲,流连曲径去烦忧。  
城南不在城南角,闹市身心亦可修。

## 魏源广场

车站门前小广场,巍巍塑像韵流光。  
手持经卷看天下,心系山河拒列强。  
海国一书震朝野,师夷三策有良方。  
今宵宵对翁姑舞,魏子开怀笑脸扬。

## 六岭传奇

千年陈迹掩韶光,六岭传奇著四方。  
烟雨江山迷宋帝,梅桃鹤柳醉纯阳。  
天池水碧游红鲤,八角林深落凤凰。  
沧海桑田今古事,喜看宝府谱华章。  
(简方杰,任职于邵阳县九公桥镇中学)

燕子说:我是她女儿,也不能进他的卧室?

秋娴一时语塞,眼光落在房门上,心想这一下就要穿帮了,她不敢想象燕子打开房门时,燕子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暴怒神情,郭老师又会吓成什么样子。燕子手上的钥匙靠近了锁孔,却犹豫地没有插进去,最终收回钥匙,回头看着秋娴。秋娴早已紧张得脸都灰了,这紧张的神情,让燕子突然想起了已经故去的娘。记得有一次有个醉汉找老爸胡闹,老爸不想和醉汉发生冲突,躲在屋里,要娘替他打掩护。当时的娘也像秋娴这样紧张,生怕醉汉冲进屋去伤害老爸,紧张里满是浓浓的爱意。

那么,就让这种爱意继续给老爸传递温暖吧,我燕子也不想做那个醉汉。燕子出了屋,从小车后备箱里搬出几包书。秋娴说:你不是回来接你爸去县城吗,怎么还带回这么多的书?

燕子说:那天我听爸念叨想增加些图书,给他买回了几百册。

秋娴特别吃惊:你不接你爸去县城了?

燕子叹了一口气,说:我爸既然舍不得他的小书屋,那就让他留在乡下吧,我每个星期回家陪陪他。

燕子的话音刚落,卧室的门就打开了,只听郭老师大声嚷:燕子,我在家呢。

(龙会吟,隆回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## 百味斋

## 农家书屋(小小说)

龙会吟

强烈,郭老师建起小书屋后,她天天都来,不是借书,就是看书,有时还和郭老师探讨问题。听见郭老师说心都烦死了,便奇怪地问,什么烦心事,能不能讲给我听听。

郭老师却没说是什么烦心事,只是问她,秋娴,我这个小书屋是不是办错了?

没错呀,办得好极了,村里人都非常欢迎。秋娴由衷称赞。

可燕子却不准我办,非要我跟她去城里。郭老师摇头叹气。

秋娴说,燕子也是为了你好,她怕你一个人在乡下孤独。

郭老师说,我晓得燕子是为了我好,可我舍不得小书屋,乡村振兴,离不开文化,我一个退休老师应该出点力。

那你就跟燕子说清楚,不去城里。秋娴给郭老师出主意。

郭老师又叹了口气,说:燕子这人霸道得很,从小到大,她从来没听过我的,只有我听她的。

那你怎么办?惹不起,躲得起,我打算去外面

躲一躲,小书屋请你帮忙照看一下。要得,这忙我愿意帮。秋娴爽快地答应。

正说着,汽车喇叭声传到了屋里,燕子快到门口了。她早就猜到老爸会躲她,进了村才给老爸打电话。郭老师急得在屋里团团转。秋娴说你真不想见燕子?郭老师说我真不想,见到她,说不定会把我绑进城里去,她这个人说得到做得到。秋娴说既然这样,你就躲到卧室里去,我给你打掩护。

燕子进了书屋,只看见秋娴,没看见老爸,便问:秋娴,我爸去哪里了?秋娴说:郭老师去外面了。

燕子说:我刚才给我爸打电话,他还在家,怎么突然就去外面了?

秋娴愣了一下,接着编道,刚才镇文化站的领导把你爸接走了,要他去介绍办农家书屋的经验。你没看见有辆小车刚出村?

燕子知道秋娴在撒谎,也不揭穿,从兜里掏出钥匙,说:我给我爸收拾一下房间。说着就要开门。秋娴慌了,连忙去拦,说:郭老师出门时吩咐过我,不要让人进他的卧室。

## 乡土视野

## 家乡的消息

易祥茸

“拜年!拜年!”我刚一打开门,就听几个侄儿齐声叫喊。“噢?你们一个多小时前才说,刚从武冈出发,怎么一下子就到邵阳了?”

大侄儿说:“您还不知道吧?我们门前那条村道年前已扩宽到8米,并且开通了公共汽车。”另一个接着说:“由于修了柏油马路,我们几兄弟就有3个新买了小汽车。老人也方便多了,想进城,只要出示‘优待证’,坐公共汽车免费,跟城里的老人一模一样。你们那个时候进县城要一天,我们以前进城至少也要半天,现在,驾小车10分钟可以到达。”

说着,老伴已经在桌子上摆好了糖果、水果和瓜子、花生,上面盖了两个米花,然后再去给每人泡一杯香茶。

“通了公交,买了小车,进城办年货就方便多了。”我对老家的巨大变化由衷高兴。

“办年货哪里还要进城哟,半天工夫,在家门口就可以办得好。”老四把塞到嘴边的半坨米花又撒了回来,抢着说,“年前村里把我家对面的锯木厂拆了,填平,拓展成了一个大型农贸市场。市场的两边是一溜的商铺,中间一个大水泥坪,周围的人家随时都可挑自家的蔬菜来卖,方便得很。如果要买百货用品,农贸市场的斜对面就有一家新开的超市,虽然比不上城里超市的规模,但只要是村民想买的东西,那里都可以买得到。”

“现在,超市里又增加了一个快递点。”顿了顿,老四补充说。

记得离我家100来米远是有一个加工厂,开始是碾米、榨红薯粉。后来碾米机逐渐普及,许多私人都买了,加工厂碾米渐渐没了生意;榨红薯粉也因经验不足,常出次货,购买者寥寥,最后只得关门。后来又有人租赁这个场地,办了个锯木厂,开始生意还兴隆了一阵子。后来上面提出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理念,况且农村的基建大都

不用木材,农村乱砍滥伐的现象也就基本没有了,锯木厂当然也就没了生意,只好关门大吉。前两年我回去,看到那里还是破破烂烂的,槽瓦都掉到地上了也没人去修。

“因为疫情的影响,我才两年没回老家,家乡就变化这么大了!”我自言自语,深深为家乡高兴。虽说我们居住的城市也在天天变化,但感觉农村的变化更大一些。“你还不回家看看,只怕以后回家都找不到路了。”老八喝了一口茶,笑眯眯地说。

“开玩笑,老家都住了几十年了,变瞎子摸也摸得到回家的路——从大马路转到我家小路的拐弯处有个打铁的棚子,棚子旁有一口水塘,塘边有一棵百年香樟和一棵扁柏……”我对那个地方太熟悉了。

“那也不一定。”老八喝了一口茶,慢条斯理地说,“现在正‘振兴乡村’,建设‘花园式乡村’,你家屋门前那口塘已经成了示范样板。塘边的打铁棚已经拆掉,塘四周的灌木杂草已全部清除,用红砖砌好塘基并抹上水泥,然后四周竖好水泥栏杆,沿着栏杆种上四时花卉,还在花带的边上铺上了地板砖……”

“真的吗?”我有点不敢相信。

“真的!”接着他就打开手机,“我来的时候还拍了几张照片呢!”手机里的图片放大,我内心震撼了。

老家门前那口塘,我在那里车水抗过早,摸过螺蛳捉过鱼,后来又在里面栽过莲藕。由于年久失修,淤泥积淀,几乎要废弃了……现在,这里成了花园式的水塘。妻子已经把酒菜摆在桌子上,招呼我们边吃边谈。

我要老八把照片发到我手机上。我琢磨着,下次回去一定带上一根鱼竿,坐在树荫下钓鱼,一定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。

(易祥茸,邵阳市二中退休教师)



## 寻春

杨运焰 摄

## 樟树垅茶座

## 故乡的味道

范诚

一个人对故乡的怀念,往往是从故乡的味道开始的。

小时候,一顿美食,一份小吃,甚至烤红薯、烧包谷之类,都可以吃得那么津津有味。长大后,想方设法去品一品故乡那久违的味道,以释放心中淤积已久的乡愁。

我记起乡贤刘子载先生的一段往事。

1962年秋,原国家高教部副部长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子载先生,回到阔别30多年的故乡新宁。刘子载是新宁农村人,幼时家贫,但刻苦好学。1921年秋,他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,在这里认识毛泽东、李维汉等共产党人,并很受毛泽东的器重。在他们的影响下,刘子载参加革命,留学苏俄,后到延安…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任国家高教部副部长。这次,他在离开故乡前,特意给陪同人员提出,想吃一顿故乡的蕨把粉。

蕨把粉是新宁最普通的一种食物,即是用山中的野蕨把加工成粉条,再用民间的土法子做成美味的凉拌粉。当时,县里就只有老城东门一家店子才有。由于店小人多,怕不安全,县领导便准备派人去将加工好的蕨把粉端进政府招待所。刘子载听到后,却说,吃蕨把粉就是要到小店子吃,才有那种味道,那种气氛。后来,县领导陪同他到县城东门的小店子里吃了一顿。他吃完后,大声叫好。

我又想起沈从文先生怀念家乡播辣椒的故事。

20世纪50年代,沈从文先生居住北

京。离开故乡久了,有一天,老先生突然想吃故乡的播辣椒了。自己弄,必须要有播钵才行。偌大一个北京,从哪里去找湘西的播钵?没办法,沈从文只得写信托大哥沈云麓从凤凰弄个播钵寄去北京。收到来信,这位大哥动了真格,先是请凤凰城颇有名气的秦岩匠用红岩石打了个小播钵,接着派几个年轻人下河去找播钵。又请人做了个小木箱,把播钵和播槌装进去。然后,叫了个街坊熟人把木箱子扛到了邮局去邮寄。为了寄这些东西,老人付了邮寄费30多元。当时,这是普通人一个多月的工资。

20世纪80年代初,我在长沙上大学。有一天,中学时的恩师丁中正先生从北方考察回来,路过长沙,特意跑来看我。我便请老师吃饭。那时没有什么餐馆,就到学校食堂打饭菜。丁老师特别吩咐,多打点辣子来,在北方半个月,没见辣子,一点没味。我便多打了几份辣子菜。老师也不顾场合,津津有味地吃起来,吃得满头大汗,一边吃,一边叫好。吃完过后,对我说,今天这顿饭,吃得真舒服。其实,这是当时最简单的饭菜。与其说是一顿美味,不如说,这就是那种久违的故乡味道。

(范诚,新宁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双清  
SHUANGQING